

那個時候，我回到家默默地打掃。母親穿著鞋子走來走去。地上的鞋印很多。我用力壓乾拖把。來來回回一直到水變得比較清澈。我夢見紅色的蜘蛛。我一隻一隻把牠們捏死。裡面黑黑的，我找了一把鋤頭鋤了下去。

那個時候，容忍光亮多過漆黑。到處都是捨不得關掉的光亮。刷洗厚重的窗簾。道德的死魚筆直游來。掀開家裡的髒鍋蓋。湯的蒸氣是淡黑色的。經過那場夢後我死了一百年。僵硬的身體站起來緩慢地穿過牆壁穿過鐵門。

那時候回到老家，用吸塵器全部吸一遍，也都找不到母親。

我突然聞到了旅館的味道，感到自己正在被看不見的母親嘲笑。

我經過了母親房間門縫的光。兩根蠟燭的光。變成一根。變成半截。我在讀午餐詩集。每天晚上我都經過那裡。看見那些未完成的句子。看見母親從白雪公主的馬車上走出來。滿頭白髮。蹣跚著走回家。夜已上鉤。

吊了一球貓毛。

那個時候，我根本看不到前面有什麼路。一棵大樹橫倒下來。

我以為你會等我。你把我放在地上。天上的東西都很乾淨。你心中真正的乖孩子不說話。女兒的東西都很乾淨。女兒的道路都很正確。那把剪刀三百公斤。用了三十年。我放棄當一個好女兒。放棄沉默。我上不了天堂。因為我不善良。

我在老家。我坐在地上。我看到了很多牆角桌子下沙發下的灰黑。我視而不見。我不想打掃。我不想整理。因為這房子不會是我的。

都吃光。都說了。都忘了。老家布滿著過去的洞。站著一圈圈的蜘蛛絲。信裡放了一個洞。有時候風會把你拉向那裡。

風也不是重點。到了那裡風就不見了。夜裡聽著老家的狗吠就醒了再也睡不著。

用力聽著一切。是那隻黑色的。

夜都比較短。一下子就噪音四起。安靜一下子就不見。

我開著開著，像從黑夜開到了光明。一個人的車子是一圈月光。我日夜看的就是這孩子，他說，空氣在晚上睡覺。在早上起床。白天。在下雨。

我在老家。我的手。殘留了童年的溫暖。我的眼睛。正在圍觀自己的稚氣。

我在老家。對雜亂坐視良久。一動也不動。我回來。我回來。日光落地。我回來拿衣服。

你釘吧。不會吵到我小孩。鐵樹抱緊了香氣。花大步地開了。

我開始滲出經血。七萬滴。落在老家的床上。

我焦渴地喝水。我已經去了那麼遠的地方。就壞了。

開始隨便。開始亂放東西。被住了三百年。就亂了。

陪同我演出的是兩隻貓。站穩。我要牽她們的手一起謝幕。

於是我縱身跳入異鄉的河流。對家人感到厭煩。從此無畏。方向相反。

到水裡去。

從無法順應的命運中逃出來。從不太對勁之中慢慢慢慢分割出去。

車就要開了。是要出發了。沒有大路。看不見路。

是那隻毫不起眼的狗送我去的。

叫山的路有一點彎曲也有一點暗。

叫山的路抱著樹抱著雨天。

我剪下了叫山的路。

小心翼翼地剪沒有剪壞。

明天的咖啡因跟我說它失眠了太久

它說它長滿茅草沒人割草

咖啡因不能用來買米

失眠讓我接近死亡

咖啡因背後的命運之神

幫我把好時光來來回回

幫我把我的手接回去

命運的問題穿過城牆濺濕全身

聽你母親的話去結婚

把髒棉被拿去洗衣店洗

洗一百年的罪

洗五十年的命運

明天再想辦法。和母親吵架。我感到老在她的怒意裡裂開。我嚇了一跳。一時之間我忘了她會死。一下子失去了支點。我媽媽開始看我不順眼。成天坐在電腦前打字。晒太陽的床墊。吵架在床墊上曝曬。

我跟媽媽吵。跟先生吵。顧孩子差。沒有上班。白天關在屋子裡。

不全職帶孩子成了我的罪過。成了我的不孝。成了母親對我的不屑。

我無法和母親鬥爭。我無法灌溉。我不要默認。我不要認同她。她要我好好做一個女人。做一個像女傭一樣的女人。我開門見山和她吵。都燒光的甜蜜。都燒光的母愛。是愧疚。是憤怒。

我回到家。像影子一樣沒有飯吃。我看著她奮力為我大姐準備食物。奮力為藍衣隊義工準備食物。我想要煮她總是厲聲把我推開。認為我煮的難吃。我瞥見她吃力地站起來。吃力地爬樓梯。

我感到自己在她面前一無是處。這一切似乎是消滅我回家的路。

我看著她。感到年老要把她消滅乾淨。看到年老已經追上她。看到年老的蠕動。

我瞥見身旁突然有老人的身影。母親的身影變得陌生。我不敢正視。過年大家都穿紅色的衣服。紅色像桌巾一樣的喜氣。

老去的背。粗暴地駝著。聲音也變得粗暴。老去的手有鳥飛去。在皺紋的浪裡飛起。

我書寫爲了接近自己。爲了看見樹林後的海。看見上面彎曲的樹枝。但是書寫卻讓我成了孤兒。成爲讓自己的母親討厭的人。

那個時候，我伸手要去扶母親的年老。她給我的是蔑視。你回來家裡更亂。我走進了沙子。被沾得一身都是。黏在送葬的人群裡。準備半路走開。

我和年幼的孩子。被指責爲亂的根源。我如何每過兩個小時收一次玩具。我住得不安。住得緊張。在乾淨的地板上。我說話感到吃力。我的手在抹布髒水裡掙扎。

這本相簿只有兩頁。所有在太陽底下的東西都慢慢被磨光。母親的腳被

蘆薈與傷口的血浸透。那隻面目凶殘的貓啃著老鼠。把客廳弄髒了。

從那個時候我開始感到成爲母親後，自己的母親就會離你而去。

我開著車想要回家。被喊成妖怪。

我怕自己有一天再也回不去。一切都要徹底地歸還給故鄉。一切都要連根拔起的痛。一切都要投進那個泥濘海裡。一切都再也無力解決。

但那個時候，那個時候時間再也爬不起來。當我全神貫注地想起過去，想起很多爭吵的時候，我逃走了。我最後能逃到哪裡。當故鄉已經消失，所有的地方都爬不上去了。

這裡收容過我。後來變得黯然神傷。我有時回來。擠在這裡。所有的光芒成了深夜的雨衣。



母親

跟你借 一棵樹

跟你借 一點世界

跟你借 一點失望

借千辛萬苦

借風平浪靜

再借我一點回憶

借更多妄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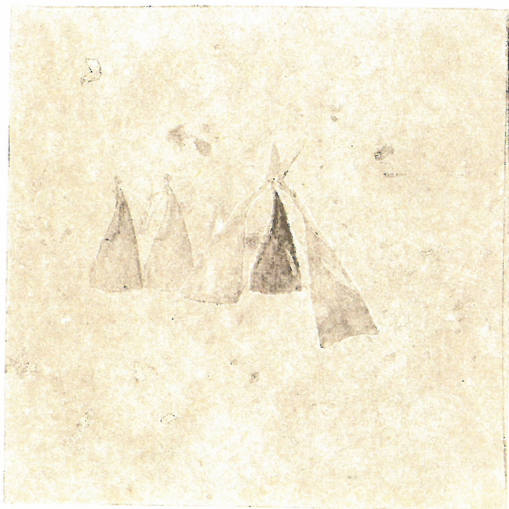
借實用

我不會還你

母親

我回老家那天好不容易下機後一番車程回到家，母親不在。父親慢吞吞地開著老車來接我，老車還停在很遠的地方。我和小孩拖著巨大的行李箱巨大的餓上了車。餓一直跟著我。是誰給我的餓我不知道。是身體被餓鬼抓去。被小孩抓去。我站在漁船旁的斜陽裡。透明的網。下體沾滿血。車站的灰塵鑽到我的經血上。內褲在陽光下一點一點變乾。孩子畫了另一棟房子。另一隻狗。像貓一樣。窗外有方形的光。然後我們走路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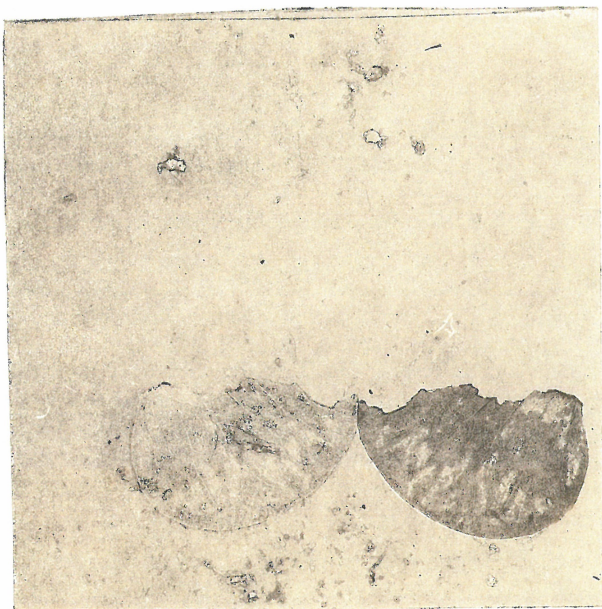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因為拒絕再生小孩所以離婚的。我拒絕六日家庭出遊。我拒絕家庭日。我很少會樂意三口出去玩，出去玩的時候我只想找咖啡店躲起來看書。雙方分開帶小孩。去賣場買菜我坐在咖啡店裡看書。先生和兒子買完我們再一起回家。我沒有帶小孩出去玩。我找機會自己溜出去書店。或是埋頭看書。我看到那些熱愛孩子的女人的雙眼會感到害怕。害怕自己被先生毆打至死。小心觸碰著他。夢見大腿。夢見一堆記不得名字的種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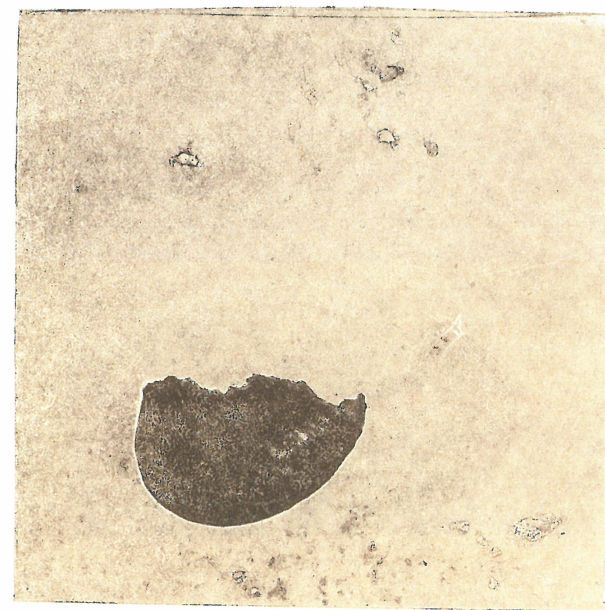
the wedding day



thursday



pink flowered dress



easing